



××：

二十一期「書評書目」，胡有瑞小姐訪問王雲五先生很有意義。不過，我覺得她可以分成幾部份來談，也許可以訪問得仔細些：第一、王雲五先生和商務印書館的關係，第二、王雲五先生的治學方針與著書，第三、王雲五先生與四角號碼的發明，我覺得這一部份最重要，因為現在無論海內外的著作，編索引時必用此四角號碼，然而許多人對四角號碼有好評也有惡評，我們也該聽聽王先生本人的意見，另外，第十四頁下，不知是王先生說錯或胡小姐記錄錯誤？「傳玄，是生於漢末唐初的政治學家。」傳玄，係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，卒於晉武帝咸寧四年（二一七——二七八），即漢末晉初人，不可能生於唐初。

陳芳明 六十四年一月四日

編輯先生：

1 本人是貴刊長期讀者；「每月新書介紹」對讀者實頗多助益，然仍感美中不足：如有兩家以上出版（兩人以上翻譯），請註明並簡介裝訂與譯文之優劣。

2 盼貴刊編輯有目標與計劃，例如宗旨是偏重文學的（薄薄一本月刊，實難包容各部門）批評與介紹，應着重於每月出版之重要性書籍（最好選擇五本左右簡介並評論）加上中外作家介紹

(目前只有中國作家)與中譯本的評介，那麼對於愛書的人必是造福了。

3 希望能把已確定地位之中外文學名著書目整理後刊出(或另冊印成)如未能印成，請告知何處可獲此等資料，如能得此資料必使愛書的人如獲至寶。

陳 蓉 六十四年一月十二日

編輯先生：

我很喜歡「書評書目」這本書，因為自小父母就培養我看書的習慣，長大後自然更丟不下書。因此自己也常上書店，想一飽書慾，但一進書店，常有「茫茫書海，不知從何挑起」之感，也只好亂碰運氣。

運氣好，買到好書，心中着實高興；運氣不好，買到壞書，心裏實在不舒服，當然都是運氣不好所居的次數較多。不過有次運氣不錯，買到了貴刊，越看是越喜歡。

一方面是高興，也是欣慰國內有如此內容充實、水準頗高的刊物，另一方面則是喜悅於自己已有了指導的「良師」，而且貴刊中某些評文，使我這拙於言辭，疏於文筆的人，覺得搔到癢處，有些批評者精闢

的言論，也使我對文章的看法，有了另一層的境界，也越發顯得我自己是如此的淺陋。

嚴格說起來，貴刊長期訂閱的費用並不高昂，但對於我這窮學生來說，一百九十元約是我一週的零用及生活費，不知貴刊能否舉辦分期付款，我相信舉辦的話，對於像我這類的窮學生，一定獲益很大。

忠實的讀者

郭世文 元月十四日凌晨

編輯先生：

貴社所刊「書評書目」雜誌，不僅內容新穎，且使讀者對於全國之新書(好書)一目了然。尤以「作家話像」更具參考價值，為研究當代文藝作家及其作品不可缺少的資料。因此，期能出版專書，俾便於參閱。

讀者沈攸河 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

編輯先生：

自「一面古鏡的話——談停刊雜誌」刊出後，一收到「書評書目」即先觀此鏡，觀前人灌漑的成果。

昨日收到二十二期「書評書目」，讀到野渡先生簡介三本郵刊，甚感驚喜，因集郵在早年被認為是一種玩物喪志的活動，而像「書評書目」偏重文學性的雜誌能收集介紹早年郵刊，自不同於郵刊的介紹，惟我對集郵略知一二，讀該文後發現有改正、補充之必要。

野渡說，中國集郵半月刊共出一百期，另增刊十四期，實有錯誤，照林重文先生編著「在臺出版郵學書刊簡目」，應改爲共出一百零一期，另增刊十四期。

簡介中華郵訊有一小段「……第二十五期至五十期，是三十二開本的旬刊或月刊。……」，其詳細資料依上列林編，二十五期至三十七期爲旬刊，三十八期至五十期爲月刊。

又集郵雜誌中談及「……倘若後臺老闖是郵商，那就把郵刊辦成商品目錄般。……」，與現在郵商所辦郵刊內容不符，據我所知，目前郵商所辦之「新光郵鈔」月刊，郵票專輯每期的商品拍賣目錄僅佔篇幅約四分之一而已。

讀者楊
冊六十四年一月廿八日夜

編輯先生：

一般雜誌很難得見到「勘誤表」，「書評書目」却有，這是一件令人「手舞足蹈」的事。可惜，「書評書目」在這一項工作上做得並不透徹。「書評書目」已發行二十二期了，讓我們回顧一下：

第二期，第一〇〇頁，有創刊號勘誤表。

第四期，倒數第九頁，有第二、第三期勘誤表

第五期，第一四二頁，有第四期勘誤表。

第八期，第七十九頁，有第六期勘誤表。

第十期，第五十七頁，有第九期勘誤表。

第十五期，第六十二頁，有第十四期勘誤表。

第十六期，第十六頁，有第十五期勘誤表。

第十七期，陰文第九頁，有第十六期勘誤表。

第十八期，第一四五頁，有第十七期勘誤表。

第二十一期，第一三〇頁，有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期勘誤表。

好了，第五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諸期的勘誤表呢？難道以上共七期都沒有錯誤？

讀者希望編者的是：說做，就做，而且要做得徹。

底。

洪川流 六十四年一月廿六日

××兄：元月份發表的「發現一個小說家——廢名研究資料初編」引起了一些朋友及讀者的注意。尤其是對廢名的長篇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」，特別感到興趣，希望我為文詳論。這可能是因為書名太過平常，反而跳出俗套之外，一變而成奇警驚人的緣故吧！事實上這本書的單行本，我並沒有看過。文學雜誌上的連載，也是斷斷續續，無法窺其全貌，根本沒有能力詳論。坦白說，近年來，我對馮文炳雖然十分留心，處處着意。但所搜集到的資料及研究後的心得尚不足寫任何正式的評論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資料初編中做得如此簡略而不合「規矩」了。是文之所以發表，其目的不外乎是想引起同道的注意，大家羣策羣力，先把資料收全，以便後來的研究者檢查方便。至於將來是否進一步能有全集的出版，我是不敢有任何妄想或奢望的。故於此，我願把我所看過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」的章目細列於後，以備有心人士參考：

第一章 開場白（文學雜誌二卷一期復刊號，民國三十六年六月）

第二章 莫須有先生買白糖（文學雜誌二卷一期復刊號，民國三十六年六月）

第三章 無題（文學雜誌二卷二期——）

第四章 卜居（文學雜誌二卷三期——）

第五章 工作（文學雜誌二卷四期——）

第六章 舊時代的教育（文學雜誌二卷六期——）

第七章 （此期我未能得見，故章目待查）（文學雜誌二卷七期——）

第八章 上同的事情沒有講完（文學雜誌二卷八期——民國三十七年一月）

期——民國三十七年一月）

羅青 元月二十六日

××：

出國後，益覺得國際牌拿錢出來辦雜誌的精神，令人感動。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，是以士農工商依次排列其社會地位，如今，商人竟能支持文化事業，不能不使人佩服，如果讀書人還不支持這份雜誌的話，

不是很慚愧嗎？當然，在臺灣時，也聽過一些很高尚的「知識分子」，對書評書目的水準不齊表示不滿，然而他們嘴巴說了，並沒有行動，這是「知識分子」的妄尊自大。他們無能領導臺灣的讀書風氣，更坦白地說，這些知識分子根本沒讀書。果真如此，則於社會地位應調整為「商農工士」了。不過，我們也不能忽視一些有心人，我相信你一定時時在注意這樣的人，讓有心人（能說能做的人）結合起來，影響力就更大了。「書評書目」以「愛書人的雜誌」為號召，確實很響亮，遠在海外的我，每每想起雜誌同仁為提倡臺灣的讀書風氣而默默努力，我是相當感動的。所以，即使我被生活及功課壓得直不起腰，我覺得仍應該以行動來支持「書評書目」。我所學的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，但能做多少就表現多少，如果大家都等到了成就才做，那麼，許多工作都要放下手來了。我相信，我們做壞了，別人會修正；做好了，別人會以此為基礎，向前跨上一步，這是我的看法。

陳芳明

六十四年一月二十日於西雅圖

編輯先生：

詳細閱畢二十二期歐陽子「『永遠的尹雲艷』之語言與語調」，深覺是近幾期「書評書目」上上之作，出自名家手筆，果真立論獨到而且貼切。

白先勇一系列的「臺北人」作品，不論褒貶如何，實在無法否認是很具份量的好文章，我個人即曾詳細研讀分析過，並時常推介給識書的朋友。白先勇的語言自成一種風格，常會使讀者在字裏行間體會到一股濃厚清淳的思古情懷，不像余光中的古典，更不像王文興的「家變」。這是會令人沉思深思、慨嘆世事無常的作品。

經過歐陽子獨到貼切的分析，更能讓讀過「臺北人」一系列作品的讀者瞭解到作品中的象徵手法，而領悟到更多的全新觀點。這些體會領悟絕不是「評好不評壞」的捧場文章所能說服的；當然更不是「只揭瘡疤」的飛鏢所能射中心坎的。在二十二期書評書目中，「我看『流浪者之歌』」也可稱得上是另一篇分析精密的好書評。

可是這類精彩書評並不常見，前幾期的「書評書目」似乎變成擂臺式的競技場。早先是水晶射出三支

鏢反駁胡禎的投書；接着「武功」略有基礎的葉洪生向何夢石的「第三隻眼」抓了過去；林佛兒也不干示弱的向張時揮拳，書評書目變成這些「文林高手」的擂臺。姑不論何方勝利，我個人已對寶貴的「書評書目」園地遭到掌風掃過的摧殘，深感可惜。

水晶「看好」張愛玲的作品，曾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不斷出現，我個人受了起初幾篇的影響，購齊了張愛玲的全部作品，詳加研讀，結果有些失望，張愛玲作品，不像黃春明給予讀者的深沉震撼，也不像琦君的作品那麼溫柔敦厚。

葉洪生自認為是大作的「廿年一覺飄花夢」與「綺羅堆裏埋神劍」，說實在算不上具有份量的作品，却爲了何夢石的忠告而怒得不可收拾，頗使讀者遺憾。

諸如此類，不論「自衛者」提出多麼冠冕的辯詞，我個人認為決不會就此說動讀者反過來買其「大作」來讀，真正的好書，不需捧場的文章，仍是會被慧眼挑選出來，告知讀者。

「書評書目」雖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爲讀者提供正反兩面的評介，我個人却認為編輯先生的眼睛還是

應當雪亮的，有時不妨把這些取鬧的「生氣狀作品」給予退稿，大可不必浪費篇幅爲其提供擂臺比武，而讓許許多多的好書評早一個月和讀者見面，那麼喜愛「書評書目」的廣大讀者將更有福了。

呂應鐘 元月三十一日

凡在「書評信箱」中刊出一則，如在千字以上，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，其他三、五百字，甚至數十字的短稿，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，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，無形中，在提倡讀書風氣上，您也加進了影響力，相信是您樂意的。

有關「書評信箱」來稿，請寄「臺北市三九一—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」。